

大凡人的病痛分心痛与身痛。400多年前的一天，一位身患肺结核的伶人扮演患疑心病的角色（剧中人称心病者）登台在巴黎歌剧院（现为法兰西喜剧院），那是喜剧《无病呻吟》。

因身病的折磨，因心病的不快，原本滑稽、荒诞的喜剧却随着心病者的登场而演绎成悲剧。这不，心病者一脸痛苦出场，一步一步一咳一皱眉，心中的无奈，身心的疼痛惟惟肖肖展露于双眉的时舒时舒，又一次的眉头紧蹙收缩，又一陣剧烈咳嗽，霎时心病者一头摔倒在舞台。观众被天鹅倒地般的绚烂感染，雷鸣般的掌声响起……台上的无声与台下的掌声定格在巴黎歌剧院，这是法国戏剧史上永恒的永恒一幕，因为心病者的灵魂与饰演者无比眷恋的舞台已融为一体，这位伶人就是《无病呻吟》编剧、法国喜剧作家、戏剧活动家、法国芭蕾舞喜剧的创始人莫里哀。51岁的莫里哀于1673年2月17日晚上逝于巴黎歌剧院。

当时的法国歧视伶人，因为莫里哀坚持喜剧创作，坚持饰演丑角的行当，他的葬礼没有鲜花，没有观众。一个人的一生都似一部剧，莫里哀的戏剧人生，却以悲剧落下帷幕。一生献身于戏剧事业，虽有无数喜爱他的戏剧的戏迷，但他仍是世俗歧视的伶人，因而莫里哀的葬礼还卷进是否能葬在圣地的纷争……他的葬礼选在一个日落的黄昏，只有两个教士送他。130年后，莫里哀迁葬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墓园，有人说，如果说莎士比亚是英国戏剧的代名词，那么莫里哀是法国戏剧的精神符号。

郁达夫是富阳人，杭州也有他的故居，在大学路居民区中，是四围高楼之中的一座小院。

进门正面一间平房，座落在石筑平台上，小巧典雅。四根深赭色木屋柱顶着一个坡顶，上面覆以浅灰色洋瓦。房檐甚宽，檐下四周是走廊。看那立面，就像是一个宽宽的“A”字，安放在一个扁扁的“口”字上。

四面青砖墙，每面有深赭色的方格子木窗两扇，素净典雅。步上五级石阶就到了平台上。迈进正门是客厅，左右两边有房间，墙上挂着些国画及浮雕，这是郁达夫的卧室。平台下右首有两间平房，是郁达夫保姆的卧室。从平房边穿过月洞门，里面还有一间平房，墙角绿树瘦石点缀。整座院子隔闹市而离尘嚣。我简直不相信一位当年在沪上进行文化斗争的战士，能一下子安顿于这幽静之中。然而，这却是事实，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暂时退却。

郁达夫跟随鲁迅先生参与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。1931年2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在杀害“左联”的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同时，对郁达夫也进行了警告和秘密监视。1933年4月，在严重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压力的双重逼迫下，他终于从“文化的战场”上海移家到杭州。

对他这次退却，鲁迅是不赞成的，曾恳切地劝过他，说杭州那时也是在黑暗势力的笼罩下，1933年12月30日并送他《阻郁达夫移家杭州》一诗，希望他重回战场。郁达夫后来在回忆鲁迅中说：“这诗的意思，他（指鲁迅）曾同我说过，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”。“我因不听

他的忠告，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，结果不出他之所料，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”。这次移家，他自己说是“旧梦豪华已化烟，渐趋枯淡入中年”，是一个转折点。从1933年4月底起，他在杭州度过了彷徨、苦闷、苟且难安的两零九个月的日日夜夜。他神驰向往于艰苦奋斗中的“西天角上一片微红的新月”延安，但又自叹无缘，只求读书著作。他痛心于国事日非，但又不能有所作为，自嘲“被天强迫作了闲人”。当年他苦闷彷徨如一头困兽。

抗战期间，困兽终于冲出罗网，南下新加坡。三年里，他写了不少抗日文章，还为国内抗战开展募捐活动。他在新加坡与刘海粟畅谈人生、艺术时曾愤然说：“海粟！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，我们要宁死不屈，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，做不成文天祥、陆秀夫，也要做伯夷叔齐。”1942年2月4日，日军攻占新加坡的前夕，他与其他抗日文化人一同撤离新加坡，渡海进入苏门答腊，化名赵廉，在当地做豫记酒厂工作。这个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，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，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保护、救助了大批各界人士。1944年春，汉奸向日本宪兵部告密，1945年9月17日，他被秘密杀害于丹戎革岱的荒野中，终年49岁。

1952年，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。胡愈之评价他：“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，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，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。”著名画家刘海粟说：“达夫是中华大地母亲孕育出来的骄子，是本世纪最有才华、最有民族气节的诗人之一。”

点点糖桂花，就跟满天星星一样活泛起来；圆子羹、汤圆里加一勺糖桂花，圆子、汤圆越发洁白圆润，花瓣儿像秋天一样粒粒苏醒、鲜活，缕缕甜香随氤氲热气飘散，让人心怡；最合宜的是桂花糖年糕，外脆里嫩，配上黄亮的糖色、桂花粒儿，郁郁桂香，令人胃口大开。这样美丽的点心吃着，即便是酷暑严寒，心里也会是片蓝莹莹的秋天。

栗子是何等美妙物事，它的香，它的甜，它的好比茶跟水的关系，一撮一勺最合宜，过量反倒糟践了。雪白软糯沾上

莫里哀迁葬拉雪兹后，又经过了80多年，时为清代光绪皇朝，此间的宁波府慈城也发生了一起有关戏剧的事件。那是一个青年因追星、登台演戏被歧视，又因歧视被辱为贱人而被族长逐出祠堂。逐出祠堂是中国封建宗族制度最高等级的惩罚，是一种仅次于绑石条沉河之类“赐死”的惩罚。这个青年不理睬这个惩罚，他是慈城周家的儿子周慰堂，当代京剧大师、麒派创始人周信芳的父亲。

同样是演戏的伶人，一个差一点不能安葬圣地，一个被逐出祠堂，不同肤色，不同民族，不同时代，竟如此类似，真不知是历史的巧合，还是人类的悲哀。

去法国前，我曾拟定卢梭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伏尔泰、莫泊桑等一大串想拜谒的先贤名人，莫里哀名列其中。

那是梧桐树谢顶的季节。吉侯姆先生陪同我们走进蒙马特尔，他并没说进入墓园。我们行走的道路宽敞，两侧有交叉的小道，还有一些大树和灌木丛。起初，我误以为走进住宅区。真的，我不见亦不识墓园的标识，以为是个住宅区，只发现吉侯姆先生放缓步履，神情有些庄重，再见一座座屋子前的墓碑，我才猛然明白，我们是走进了墓园——蒙马特尔墓园。

在蒙马特尔，我们意外碰到法国作家左拉。左拉的墓屋简洁，蓝天，白云，将军红大理石墓体。墓体正面横嵌一块白色大理石碑，石碑似书本的腰带。从墓碑铭文得知，左拉是死后6年才入葬蒙马特尔，去年刚过入园百年纪

念。1908年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补行国葬而入先贤祠，以纪念左拉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。蒙马特尔的左拉墓碑雕刻了“d’Emile Zolar”的签名，一幅嵌入的肖像。这幅肖像让人回忆起莫泊桑描写左拉的一段文字，“头像虽然与古代意大利版画中人物的头颅一样不漂亮，却表现出他聪慧和坚强的性格。……很坚毅的脸的下半部覆盖着修得很短的胡须，黑色的眼睛虽然近视，但透着十分尖锐的探求的目光。”

【思想散墨】

# 梧桐叶项链

碧水

随后，我们专门去拉雪兹墓园。拉雪兹自1804年开始，至今已有上百万的安睡者。那天清晨，起了大早。天下着雨，我们从西南角入园，听到人语声，到墓园管理处又有等候者。拉雪兹，早有扫墓人，有的手持鲜花。

我们一手撑伞，一手攥朱红的墓园说明书，沿着地图上的路线，一一寻找先贤名人，我们拜谒了作家巴尔扎克、音乐家肖邦，又遇到普鲁斯特、都德等，著有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普鲁斯特，这位意识流小说大师长眠在85区的黑色大理石墓。墓园说明书标出的熟

悉抑或陌生的名人，还有画家、歌唱家、摄影家、设计师、雕塑家、科学家、政治家等等。

莫里哀的石棺搁置在四根石柱上，一路看来，墓园的墓室设计犹如大千世界，然没见如此悬搁石柱上的墓室。家乡有落地为安的民俗，难道巴黎亦有此俗，当年的世俗虽勉强允许莫里哀入葬圣园却不允许他落地安息？不知这墓室设计是墓主的意愿，还是身后的安排，没有人告诉我。

于清贫，敢说实话的作家，那世界会更好许多。而当今，我们的作家，我们的读者，太多世俗化，我们“每个人都只是了解他自己，几乎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心去付度他人的心”，这样也就导致人与人的不信任，继而互相诋毁，互相诽谤。我十分欣赏卢梭的境界——

“人们对我的迫害，反倒升华了我的灵魂”，但真的遇到迫害能释怀吗？能微笑面对吗？能敞开豁达而坦荡的胸怀吗？我崇敬卢梭，走近卢梭，从日内瓦到巴黎，越走越觉得觉得自己渺小，我寻找卢梭，但找不到。

蒙马特尔不见卢梭，拉雪兹不见卢梭，最后去蒙帕尔纳斯，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

在蒙帕尔纳斯，我们遇到了法国诗人夏尔·皮埃尔·波德莱尔、爱尔兰著名作家、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缪尔·巴克利·贝克特和法国作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，比较这三位作家的坟墓，波德莱尔稍为花哨些。西蒙娜是白色大理石墓屋，同样材质的墓碑。墓碑铭文为姓名与生卒年份的四行文字，从中得知，西蒙娜与她的伴侣萨特合葬于此。相对西蒙娜的生平，单是“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女性”和“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”（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评价），西蒙娜的坟墓显得简单了，要知道西蒙娜自19岁发表“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”的独立宣言后，一生是多么的热热闹闹，即便死后也不寂寞，这墓屋上有玫瑰花、扶郎花、康乃馨，还有钢笔，一面朱红的镜子及卷烟，西蒙娜比贝克特热闹得多。

（二种怀念）

# 谒郁达夫故居

金锡逊

【诗画印象】



【且听风吟】

一场大风刮过，摇落满树桂花，桂花如雨而下

小小的思念，无处躲藏，淡淡的香味随风飘散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漫山遍野的浓香醉人，忧伤也是这种味道

春秋一梦，梦也是这种颜色

小小的花朵，金黄色的花朵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一直以为，作家的热闹抑或寂寞，无法代表其作品的思想与影响。寂寞的卢梭，其作品震撼着多少人，以致在墓园碰到不同肤色的寻墓人。我们在蒙帕尔纳斯寻找卢梭，管理人员建议我们去先贤祠。

蒙帕尔纳斯不见卢梭，却碰到心仪的莫泊桑。莫泊桑墓屋设计精巧，墓园像个小花园，外圈是铁艺围栏，园内的一株玫瑰还绽放着红色的花朵。墓碑似宫殿门楣，两圆柱拱托一长方石，方石正面刻了“Guy de Maupassant”莫泊桑的全名。柱础部斜搁一块方石，此应雕刻墓志铭或生平，然而石台面平整，像一张没有书写的白纸，那方石的上端搁了盆蝴蝶兰。方石两端伸出石轴心，石轴心上挂一条石项链。我就是从这条石项链找到莫泊桑的，恭恭敬敬三鞠躬，以拜谒这位世界短篇小说巨匠。我爱读莫泊桑的小说，佩服他的深邃思想和超凡才华。不知多少次挂项链，不经意间想到他笔下的佛来思节夫人和玛蒂尔德，虚荣是女人的代名词，而莫泊桑的批判与揭露是如此的惟妙惟肖，震撼我心。

这是一个梧桐树谢顶的季节，我来得匆忙，又不熟悉四周环境，除我心思，一切皆空。寒风吹得地上的梧桐叶嗦嗦作响，我突然奇想，拾起地上的梧桐叶，用一叶叶柄刺入一叶的叶尖，如此循环9片叶子，串成一圈，像串梧桐叶项链，挂在墓园铁架正面，默默祷告，谨以梧桐叶项链祭奠大师们……这是梧桐树谢了顶的季节，在巴黎的墓园，我与大师作着这心灵的交流。

此刻，你是金色的。那灿烂的黄，比任何一块金子还要诱人。在大漠。在额齐纳。在额齐纳的胡杨林。你是风、是火、是燃烧激情。这是一次生命的恣意，奔放的热烈，让大地不再寂寞。

世上有多少人追逐你成熟的美丽？又有多少人寻觅你枯而不萎的踪迹？隔着千万里的风尘，我在江南的深秋里与你相遇。

相遇这一片金色的胡杨林，这曾经是虚构的梦想。

回首昨日，我曾偎依在你的身旁，仰视你的伟岸与郁葱，也目睹你的沉重与死亡。我来不及等待，等待你的绿叶渐渐变黄。我们总是在急急赶路，生怕错过了什么，却不知早已错过。

当我转身离开，思念开始在远方蔓延。胡杨，胡杨。

如果时光能够倒流，我愿意为你停下流浪的脚步，以另一棵树的形象屹立，陪你四季轮回，沧海桑田……

桂花如雨

朱田文

树枝托起小小的思念，桂花在秋阳里含笑

心情一下子灿烂了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小小的花朵，金黄色的花朵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想起桂花树下坐过的女人，泪如雨下

舌尖上的秋

寒石

红薯枣